

尋找源頭—台灣的語言

(中文)(台灣時報)

撰文：董峰政

(本文刊載於八十八年四月廿三日·台灣時報—台時副刊)

踏話頭：

漢語(中原音)分別在四世紀晉朝及九世紀唐朝時傳到福建南方，統稱之「閩南話」。在五胡亂華後，西晉東遷南下形成了「泉州話」。唐朝黃巢之亂，大量漢人南下福建，帶來了「漳州話」。後來泉州、漳州人交流後，在當地形成了「漳泉濫」稱之「廈門話」。荷蘭佔據台灣，及鄭成功攻打台灣，都分別帶來了大量的福建移民，他們分別操「漳州話」及「泉州話」等方言，後來這些移民及其後代子弟在台灣彼此長期融合、交流，又形成了「漳泉濫」則稱之「台灣話」。台灣由於長期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，所以台灣話最大的特色是吸收了大量的外來語。例如台語的詞彙「牽手」(平埔族語)、「雪文」(荷蘭語)、「三貂角」(西班牙語)、「便所」(日語)、「7-11」(英語)、「正港」「生番」「食飽未？」(台語)等都是台灣話的專用語，這是有別於「閩南話」及後來福建的「廈門話」。來說明台灣話的「獨特性」。

俗話是歷代先民從實際生活的環境中，仰觀天文星象，俯察地理萬物，近看人生百態，所領悟而出的人類共同經驗。這些共同經驗的語言，反映出一個族群生活智慧的結晶，及特有的文化。然而由於年代的久遠，社會變遷，導致台灣有很多用語典雅，比喻生動，表達生動的俗話，雖仍流傳一般的民間，可是大多數人卻只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來。故本文特摘幾則慣用的台灣話，供大家參考，並希望更多人重視這些土產的「台灣話」。

「正港」—如假包換

一八六〇年，對台灣是個分水嶺。這一年台灣的「安平」及「淡水」在天津條約中，首次開放外國貿易，「雞籠」(今基隆)、打狗(今高雄)也在稍後陸續開放。

台灣由於戰略、商業地位的重要性，以及其在糖、樟腦、茶、煤、珊瑚、鹿皮等的市場價值，一直受到國際的覬覦。其中樟腦與珊瑚的產量是當時居世界第一位。所以自從鴉片戰爭後，西方列強紛紛派員抵達台灣交涉。如英國香港總督提出開採雞籠煤炭要求，美國也曾先後提出佔領台灣與收購台灣的主張。直到一八五八年(咸豐八年)，英、法、美、俄先後與清廷簽訂天津條約，規定台灣開港通商，但並沒有明文規定何地開港。直到一八六二(同治元年)，英國在滬尾(淡水)設領事館，清廷則設立海關，來承辦相關業務。

台灣正式開港貿易後，各國商船聞風而來，德國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蘭、丹麥、比利時、奧地利、秘魯、巴西、日本，並且先後與台灣訂立通商條約。又依中法天津條約，開臺灣(指臺南的安平)及淡水二個通商口岸，並且做廣義的解釋，以安平(臺南)為正港，打狗(高雄)為其副港。以淡水(臺北)為正港，雞籠(基隆)為其副港。這些港口，分別在一八六三、一八六四年相繼開放，故在臺灣實際開放了四個港口。在當時從「正港」進出的貨物，是最上等的貨色，因此直到現在，台灣民間形容某一件物品道地的、或貨真價實時，往往會說：「這個物件是正港的」。

「牽手」變成「阮某」

我們一般人都以為，在台灣漢人，其祖先是來自唐山(大陸)的，所以常自謂「炎黃子孫」，其實「唐山公」的另一半「平埔嬭」，也應該算是我們的祖先，即父系這部份係來自唐山，而母系的部份則淵源於台灣平埔族，這種觀念正符合現代女性主義的思想。雖然平埔族經與漢人的交融(指血統與文化)，今天除了少數如埔里、六龜、甲仙、內門等地外，已經不易辨認平埔族的原貌。不過，在台灣住民的生活上，卻仍然保存了一些平埔文化的特色。如台灣的閩南人拜「地基主」、客家人拜「土地龍神」之習俗，係源自平埔族對祖靈「阿立祖」的祭拜文化。又如台灣許多傳統民謠，如嘉南地區的「牛犁歌」、「天黑黑」，恆春地區的「台東調」、「思想起」，宜蘭地區的「丟丟銅仔」、「喔槓槓」....等為一般人所琅琅上口的自然歌謠，亦都源自平埔族的歌謠而來。

閩南話中常稱呼自己的妻子叫「牽手」，係緣自平埔文化。早期平埔族男女的婚姻，不是靠媒妁牽線，而是靠自己找對象。男生若是看中某位女子，就向她吹奏音樂以示愛慕之意，進一步再送檳榔試探對方心意，女方若將檳榔收下，即表示答應其追求，兩人就私自相配，攜手以歸，漢人因習見其俗，就調呼妻子曰「牽手」。一方面表示男女自由戀愛的結合，另一方面則是對別人稱呼自己妻子的用語。很顯然的「牽手」的用語要比「老婆」來得優雅多了。

「生番」抑或「熟番」？

「番」者指沒有文化(明)的族群，過著原始的生活方式。係一貶抑之詞。

「生番」，「生」讀青，指完全沒有文化的族群。引伸為非常不明事理者。一般指高山(砂)族。

「熟番」者則係比生番者稍具有一點漢化者。一般指平埔族而言。

「中華民族」係一相當優越的名稱。「中」係指天下地理之中，換言之地球上的精華地段。「華」者花也，係指文化最美、最精華的部份。所以位處在中原四周圍的族群，便有所謂，「東夷」、「西戎」、「南蠻」、「北狄」等歧視字眼的名稱。因此台灣在早期被稱為「夷州」，李鴻章心目中更視台灣為「鳥不語，花不香，男無情，女無義」的邊陲島嶼，便不足為奇。

在荷蘭人及大量漢人移入之前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便已有居住台灣長達數千年的土著民族。根據估計，在荷蘭統治的末期(1624-1662)，在台灣漢人移民大約有二萬五千人，當時原住土著人口約西萬到六萬之間人口。十七世紀以後(明末、清初)，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陸續來到台灣，他們對台灣的原住民一律稱之為「番」，是一種相當歧視人的稱呼。

中國這種唯我獨尊，狂妄自大的情形，蔓延整個大清王朝。所以即使發生了震驚全國的「鴉片戰爭」，在喪權辱國割地賠款，自知技不如人時，向西方學習現代科技，中國仍然執迷不悟，仍然喊出「師夷之長

技，以制夷」。夷者胡人也，沒有文化的族群，內心還是相當瞧不起西洋人的，中國無知的沙文主義，由此可見一般，難怪後來國父會喊出，聯合世界以「平等」待我之民族的先知卓見。

清政府接受鄭成功的叛將施琅的建議，將台灣收歸為清廷的版圖，為了統治管理的方便，便以居住地緣的區別，分為「高山番」、「平埔番」。這是我們今天將原住民分成「高山族」和「平埔族」的緣由，這種分法有漢人主觀意識的成分。「漢」、「番」主客易位的關係改變後，在台灣統治階層者，便依「番」人的歸順的狀況區分，關係和諧者，稱為「熟番」，關係緊張者，稱「生番」。「熟番」一般的說法係有著相當程度的漢化，如平埔族因為地緣的關係，大都屬熟番。而「生番」則仍處於原始生活狀態，不受教化，似乎個個像青面獠牙，如高山族即屬之。其實「生番」與「熟番」之分，往往是有政治因素的，主要關鍵在於對清政府支持與否而定。流傳到後來，我們便對那些不明事理的人，喚做「生番」。

「羅漢腳」—無某無猴

一部台灣的社會史，幾乎就是閩粵沿海移民冒險、犯難、調整、衝突、適應的歷史。

當鄭克塽棄城投降後，施琅深知台灣地位的重要，堅持臺灣應正式納入中國版圖。從一六八四年(康熙 23 年)，台灣隸屬於福建省的台灣府起，一直到一八九五年(光緒二十一年)台灣割讓給日本人，清廷統治台灣二百一十二年之中，清廷對台灣的統治大抵採取「隔離政策」。所以初領台灣時，即公布「臺灣編查流寓例」，被稱為臺灣「移民三禁」，禁一、想渡航臺灣，必先原籍地申請渡航許可證，經官府許可後，方可渡臺。禁二、渡臺者，一律不准攜帶家眷。已渡臺者，也不准招致家眷。禁三、粵地屢為海盜淵藪，不准粵地人民渡臺。其主要的用意是，清廷惟恐臺灣成為「罪犯逃亡之淵藪」，所以不想拓土聚民。

由於「移民三禁」，尤其第二項禁令，使得早期來臺者，幾乎清一色是單身漢(直到一六八四年，台灣才有第一個中國婦女來到)，因此造成陰盛陽衰的現象。這些隻身來臺的單身漢，基於成家與生理的需求，

也就不顧清廷禁止漢人與「番」人通婚的規定，一部分幸運的漢人，便得與平埔族的女子通婚，今天台灣住民中，有許多人正是這種「天作之合」的後裔。同時也因為求偶不易，故在當時流行一句「一個某，恰贏三個天公祖」，來說明當時「女子」的供不應求。

但是，並不是每個單身漢的移民，在臺灣都能找到「牽手」。有部份從唐山來的移民，既無家室、無恆產、甚至無固定的工作，又回不了原鄉，心情浮動有如漂泊的浮萍，隻身一人謀生，最後淪為「游民」。這些游民往往居無定所，天氣好時，還可以在路邊席地而睡，但天氣一轉涼，便得找可避寒的住所，這時遍佈各地的廟宇，便成為流民的最佳去處，他們為了表示對主祀神的敬意，所於都在兩側「十八羅漢」底下(腳下)睡覺。故當時的臺灣，稱呼這種人叫「羅漢腳」。羅漢腳們「有路無厝」、「病無藥，死無席」、「死無人哭」。生前既舉目無親，流離失所，死後更無人料理，遺骨暴露，聽任風吹雨打，於是民間善士，為之收斂，立廟祭祀，這便是「有應公」的由來。

「佗去」？「食未」？

佗去 (to5 khi3)：到哪裡去？

食未(chiah8 bue7)：吃過飯沒有？表無恙之意。為見面相問之辭。

今一般人相見時，通常說「你好；你好嗎？」但早期台灣人或目前在鄉下的居民，見面時則通常用閩南話問說：「佗去？ to5 khi3」。早期先民由唐山過台灣，開闢拓荒時，土蕃起沒，野獸橫行，故外出常會有不測的危險，所以問「佗去？」表示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」關懷保重之意。

中原係以農立國，常要有「看天吃飯」的心裡準備。先民抵台時，披荊斬棘，胼手胝足，可謂「蕞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」，雖說盡力耕種，猶常歉收，尤其遇到颱風等天災時，更是一年的辛勞付諸水流，故以「食未？」，來關心對方是否挨餓，必要時予以接濟之。由「食未」、「佗去」這兩句話，撫今追昔，亦可想見先民慘澹經營台灣之艱難，身為後代之子孫的我們，應當飲水思源，永思追念。

煞尾

我們的祖先早期從福建、廣東移民來到台灣，歷盡了千辛萬苦，才逐一的克服了旅程的險惡、環境的不適、氣候的多變、種族的衝突等挑戰...，正印證了一句台灣的俗話「唐山過台灣，心肝結歸丸」。但是先民的冒險患難的開創性格，終能適應台灣的海洋文化，於是世代生於斯，長於斯，死於斯，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時間(1624~1995)，孕育了一些台灣特有的生活習性和自然環境，相對的也自然形成了一些台灣本土的特有語言，有別於原來從福建來的閩南話，這些話都是道地、原味的台灣話，大家應共同來維護與發揚這些本土文化。